

一九八九年 (第九屆)

星座常年文學獎 簡章

- (一) 名稱：砂撈越星座詩社一九八九年星座常年文學獎。
- (二) 宗旨：促進本地文化，鼓勵寫作人參與本州華文創作事業，提高本州華文寫作水準。
- (三) 獎金：總獎金一千元，分為下列四項：
 - (A) 詩獎：獎金三百元及紀念盾一座。
 - (B) 散文獎：獎金三百元及紀念盾一座。
 - (C) 小說獎：獎金三百元及紀念盾一座。
 - (D) 翻譯獎：獎金一百元及紀念盾一座。
- (四) 參賽資格：
 - (A)：凡於一九八九年內發表於「星座詩社」所主持之文藝副刊(即「煙火」與「星座」)的作品，為此項文學獎之當然參賽作品。
 - (B)：一名作者不能同時享有一項以上之獎金，不過，曾經獲得星座常年文學獎的作者，每年仍有資格參賽。
 - (C)：於該年內創作最熱忱及有一定水準者，將被推薦為「寫作翻譯獎」之得獎人。
 - (D)：為保持一定之水準，在「寧缺勿濫」之原則下，本社有權懸缺文學獎中的任何項目。
 - (E)：評選委員之作品，不得參選。
 - (F)：星座詩社編輯與出版小組將負責從參賽作品中，錄取入選作品，凡作品入選之作者，本社將贈送紀念品一份，於文學獎頒獎禮上頒發。
 - (G)：所有參賽作品之版權歸砂撈越星座詩社所有。
- (五) 評選：本社將特聘專人進行評選工作，評選團評定為最後之評定。
- (六) 頒獎日期、時間、地點：將通過報章及書函另行通知。
- (七) 本簡章若有未盡善之處，本社得以增刪之。

有一個靜靜寂寂的午後，長街中心矮矮的石墩上的草特別青青。一聲鐘響直直地挺立着，時針比劃着二時五十分，比劃出一整個星期日的疲憊。

他閒閒地將整個身子倚靠着一柱巴士站牌。(我疲憊了嗎？不，不，我只不過是有些懶散罷了。)

陽光開始不真實地灑在他發亮的髮上，緩緩灼熱他柔柔的臉頰。

(從前，當我獨處那個半房似的屋子裏，我多嚮往室外草叢上炫耀的陽光，憧憬不可知的未來是一片明亮。童年的可歌可泣，想來可憐溫馨，現在遙遠的歲月已儼然無存了，只是那段孩提時代的陽光和今天的陽光是不是一樣呢？)

他輕輕地笑了，每個人的童年總是美麗的。而後有一羣穿著光鮮的人走來，把爽朗的笑聲讓陽光蒸發。他看着他們越過馬路，踐踏着青草地，跑到那個白得發亮的石牆前拍照。

(拍照？多寫意，只須快門一按，就把快樂凝為永恒！)

他怔怔地望着那隻高高的人工製造的白貓安祥地蹲坐草地上，覺得意興闌珊。因為那隻石貓太無生機了。忽然他發現那個鐘樓下用鐵絲綫糾纏成的二條龍竟是如斯好看，就像某一個深夜他驚覺自己上了班之後原來是可以這麼美麗一樣，心田按捺不住那份雀躍的欣喜。據說——咱們是龍族！

風夾雜着一股熱氣撲過來，將他烏黑得叫人迷失的長髮拉向天空，拉出一片野性。一輛乳白色的國產車忽然從街的轉角處衝來，車前座帶墨鏡的男孩轉過頭向他吹一聲口哨，往上翹的嘴角清晰地遺留着一絲挑逗，其時風正掀起他紅色的百褶長裙。

他的心利那間泣血不已，胸間充塞着滿滿的，滿滿的被侮辱的傷痕，一種錯綜複雜的心情衝擊着他的靈性。

(這不是我的錯，不是我的錯呀！但是為什麼却要我承擔這份錯誤？)

淚已經在他忘了封閉緊關的心扉上落下。濕濕搭搭。他想起有一次上生物課時，老師說有那麼一種人，在生命最初形成時，細胞的X和Y染色體給錯誤地分配了，於是他們就得無怨無悔地接受這份錯誤，從此徘徊於亞當和夏娃之間。那時浩大的講解室鬧哄哄，班上的同學紛紛發問，對這第三種人類異常興趣。阿黑就是在那當兒將整個身子挨向他，附在他耳垂上說：「看，在混沌之初，你這個生命就是這樣給形成了。不要難過，不要難過……」然後用雙臂圍繞着他，在他頸上呵氣，他忽然心跳劇烈，熱情得發抖……

(唉！這些叫人臉紅的事情還想來作什麼？)

他甩着頭，卻無法甩去不美麗的思緒。

好久好久以前，他整天因在那座小屋里，孤單寂寂地守候一個又一個日落黃昏，那時他希望自己是窗外呼喚的麻雀，有一羣不寂寞的伙伴，有一籬籠揮霍不完的自由。他幻想自己是翱翔天際的白鳥，高傲瀟灑，只是今生他在陰霾沉沉的日子里始終總是搗不出一片蔚藍的天空。

他記得一個冷清的晚上，沒有星光沒有月亮，他失神地坐在梳粧台前，披上姐姐的衣裳，心中燃燒着一股灼灼的火焰。他恣意地望進鏡里，欣賞自己煥發的容顏閃亮着似陌生又似熟悉的誘惑。後來門是怎樣被打開的，他已經忘了。他只知道父親手上的鞭子是怎樣一下一下抽打在他身上，他只知道很疼很痛，一切都是很疼很痛，記憶也是很疼很痛……

(生命是什麼？我為何又為誰來到這俗世凡塵，歷盡煉獄般的苦痛？我靈魂僅有的棲宿竟是一副錯誤的軀體！)

前夜，阿黑駕着老爸的馬車來找他，車子經過中央廣場時，他看着幾株高大繁茂的樹披掛滿滿的亮麗燈飾，華貴璀璨。「喂，你不要不要撈熱外快？我有一條門路介紹給你。」阿黑對他眨着眼睛，一雙手乘著車子換上「牙」的空檔時拍打了一下他的大腿。他轉過頭讀讀夜空中路燈與路燈之間一系列垂吊的紅紅黃黃、藍藍的燈泡，心中悽悽地歎息：再過幾天，古晉就要降格為市了，降格為另一種繁華，另一種墮落。

他懷念起五年前的日子，那時大家都還單純，古晉市容也同樣給裝飾得光輝燦爛，有一天夜裡大伙兒一起到對面江去看火樹銀花，在砂撈越橋看斗大的霓虹燈寫著奪目的20 TAHUN MERDEKA，將整個砂撈越河懸亮成神奇。那一刻他忽然有一股跳下河去的衝動，覺得死掉算了，活著竟是如斯苦痛和絕望，死好了，死好了……

(我活著是真的不知何所為嗎？我的一生注定是一幕悲劇嗎？但我是無辜的，我是無辜的呀！這一切不是我所想要的。)

一輛十一號巴士從救火局那兒開了過來，他連忙舉手示意。上了巴士看見售票員時一陣迷惘……

(我該在那裡下車呢？是希爾頓酒店旁的那個巴士站，還是在回教堂那一端的總站？算了，等會再決定。)

於是巴士冒出一團黑煙開走了。

整條靜靜寂寂的浮羅岸路更靜靜寂寂了。

艷的傳奇

·楊熾



略評 短詩「旅人」

■馬旗

(一)

偶閱「星韻」，其中佳作頗多，而劣作亦有，如林夏漢君之「旅人」一詩，就是完全失敗之作。

雖然，我對現代詩乃門外漢，但作為一個忠於藝術、忠於人生的詩歌鑑賞者，倘根據一般詩學原理，提出文藝批評，與讀者們共同研究，總該可以認同吧？

我確認林夏漢的「旅人」一詩，是由早期的白話譯詩「窗上的夜」(作者佚名)，「演化」而成的。這裡，由於論述所須，不得不浪費篇幅，僅以記憶所及，抄錄「窗上的夜」全詩如下：

窗上的夜，
野上路上也是夜了，
燈火和我却是孤獨。

鄉村的夜，
地爐裡是紅的餘火，
朋友們都睡了。

雖然譯者某些用句造詞，不夠精確，這是美中不足。不過整首詩結構嚴謹，氣氛清冷，給人一種沉重的壓抑感，且其意象鮮明，容易引發聯想，令人讀後不禁深為詩人底悲憤之情所振撼。

一首好詩，加以玩味，吸飲它的內蘊，確有助於提昇人生應有的「真善美」之境界！

(二)

我們回頭看看「旅人」一詩，其面目如下：

窗上的夜
野上路上也是
夜了
星星湧現
夜睜着惺忪的眼
屋裏的燈火
黯了
故舍的青苔
在心裡
靜靜地
靜靜地
滋長

我們發現此詩前兩三段都是由「窗上的夜」一詩「移花接木」而來的。我們有見過「星星閃爍着惺忪的眼」這類的詩句，但對「夜睜着惺忪的眼」就莫明其妙了！因「夜」這個東西是無邊無際的，其頭部不知在那裡，那又如何睜着兩粒要睡覺的眼珠子呢？這真是不倫不類的「詩歌形象」了！「屋裡的燈黯了」，但還看見外面青苔靜靜滋長，如此「詩眼」，確也太「神乎其技」了！「石階的苔蘚偷偷地滋長」此類詩句倒也常見過，不過人家的手法似乎高明些。

總而言之，我們看不出全詩那一部份在尋求突出主題，或以意象營造「旅人」這一主題。我們只能認為這是一首完全不求取內在的邏輯關係，完全支離破碎的所謂「現代詩」。

一首劣詩，恃仗其後角鏡的折射，雖可眩人眼目於一時，無所適形！

(三)

寫了一首不好的詩，當然不能否定一個詩人所有的作品都沒有好東西。看待一個人的藝術作品，須持局部眼從整體的觀點，不能以「以偏蓋全」。其實，綜觀林夏漢君諸篇詩作，確有相當能力掌握詩歌技巧了。祇要擴大藝術視野，積極進取，不斷探索，當能「更上一層樓」，步上成功之階梯。

砂撈越星座詩社
文藝雙週刊
44
P.O. Box 1280,
93726 Kuching.

人世間

詩的評析文章在本地一向少見。詩評對推動詩的欣賞與創作，自有其重要作用，我們一向十分歡迎此類文稿。馬旗文友來稿評論「星韻」一書中的一首短詩「旅人」，我們特刊刊出。針對這篇文稿，編者不欲強作解人，但明瞭的是，此文對「旅人」的評析不夠詳細(譬如說，詩中極其重要的一句「在心裡」，似乎被忽略了)。不管怎樣，一首詩予人的感受，因人而異，各人對同一首詩之欣賞也不盡相同，然而詩之為詩，必有其特之木質與表現手法，實詩或評詩皆須確認這一點。我們歡迎各地文友來稿作持平公允的討論。

一九八八年度星座常年文學獎的初選工作刻在進行之中，初選作品選出後將交由特約評審評選，成績可望在今年三月間揭曉。本期的「煙火」副刊裏，我們特別刊出一九八九年度星座文學獎簡章，以提醒諸位，此項文學獎將繼續舉行，所以請別忘記。要特別指出的是，只要在一九八九年度發表於「煙火」副刊或砂撈越晚報的「星座」副刊的作品，都算是此項文學獎的參賽作品。各地文友欲參加此項文學獎，只須把作品投寄給「煙火」或「星座」副刊，一經發表後即成參賽作品。相信在一整年裏，作者都有充足的時間寫出好作品。歡迎各位投稿，歡迎各位參賽。

(羅胡)

